

昆仑岁月

一个黄埔子弟新疆六十年



KUNLUN SUIYUE
真实的南疆兵团基层生活
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风情

陈平 |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昆仑岁月

一个黄埔子弟新疆六十年



{ KUNLUN SUIYUE }
真实的南疆兵团基层生活
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风情

陈平 | 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宫 共
封面设计:肖 辉 欢 欢
责任校对:吕 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仑岁月:一个黄埔子弟新疆六十年/陈平 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5.7
ISBN 978-7-01-015009-3

I. ①昆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2151 号

昆 仑 岁 月

KUNLUN SUIYUE

一个黄埔子弟新疆六十年

陈 平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6.5

字数:249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5009-3 定价:42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自序

斟酌再三，这本书定名《昆仑岁月——一个黄埔子弟的新疆六十年》。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木华里度过；那里的水发源于昆仑山，汇成叶尔羌河。饮水思源，不可忘本。

我走上文学写作之路，得益于两位当代文学大师的启发和激励。

1996年夏天，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文联就职。著名文学家余秋雨参加了伊犁举行的“伊力特酒业文化活动”之后，来到喀什。我陪余老师游览了喀什著名历史文化景点。尽我所知介绍喀什的历史文化，民俗民风，掌故传说。余老师兴趣盎然，不断发问，刨根究底。临别时叮嘱说，你可以出一本散文集，就写你这两天说的故事，原汁原味记录下来就很好。5年后，我的散文集《走过喀什》出版了。新疆著名书法家赵彦良题写书名；新疆文坛久负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孟丁山作序，予以很高评价。

不久，著名作家陆天明到喀什采风，我又有幸陪同。先在喀什市内景区转悠了一天，之后去了三师下属的麦盖提垦区和小海子垦区。

第三师的农牧团场分布在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州的县域内，纵横400多公里。仅在这两个垦区游赏三天，行程就超过了1300公里。途中，戈壁大漠，天深地远，雄浑苍茫，难免单调困乏。我滔滔不绝讲述，毫无顾忌，漫无边际。讲得最多的是我的人生经历和感受。陆老师一直凝神静听，几乎不插言，偶尔问一两个细节。我讲到好笑处，年轻司机笑个不停，陆老师只是微微笑笑。

握别之后，再未见面。几天后，我接到兵团文联领导的电话，先是表扬三师对陆老师的接待热情周到，接着郑重其事地问：“你给陆老师说了些什么？他在兵团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多次提到你，说你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新疆兵团南疆生活的作品来。”“最有可能”四个字是加重语气讲的。我愣怔片刻，词不达意。

放下电话，久久呆立：我真的“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南疆生活的作品来”？

我初中毕业，正赶上“史无前例”，无书可读，无技可学，16岁在喀什垦区的42团当农工、测工。偶尔得到一本被老鼠啃了一半的油印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那是父亲年轻时珍藏的。当测工，白天在大漠中穿行，晚上睡在临时扎成的帐篷里。在远离人群的地方《唐诗三百首》成为我打发寂寞的好伴侣，我如饥似渴地读、品，倒背如流。

那时我们团有不少来自黄浦江边大上海的知识青年、天安门城楼下来的北京“右派”分子。他们中很多人才情十足，学识渊博。即使在那个“文化”被革了命的岁月，他们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贴身藏着当时被看作禁书的世界名著，一些人本身就是教科书。测量组组长孙祐口才极好。夜里，常常一边躺在茅草铺成的“床”上数从透进帐篷的星星，一边听孙大师讲故事。他的故事常常让我听了还想听。那三年，等于上了高中的文科班。“史无前例”一结束，我抓紧修完高中学业，三年半脱产学习，取得了新疆电大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文凭。这期间也练练笔，写点散文小说，但自认为文学的悟性不够，功底尚浅，难成大作。

与余秋雨、陆天明二位大师短暂的相遇，“芝麻，开门”，阿里巴巴的宝库就是我的人生经历啊！我开始明白该怎么做了。

1997年我调到兵团机关工作。一年后，我主动要求调到兵团史志办。史志办冷僻孤寂，非常有利于写作。陆续写出了一些篇什，被《绿洲》杂志发表。每发一篇，主编钱明辉都鼓励一番：“大胆写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！”我的创作激情更加一发不可收，居然有了可以合集出版的数量，命名为《大漠足音》。《大漠足音》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年轻女士赵星华当责任编辑。

辑，时任新疆大学出版社领导、清史专家周轩终审。他们为这两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和智慧。

《大漠足音》的各种反响出乎我的意料。著名诗人李东海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；石河子大学文联刘主席说，你的书反映的兵团南疆农场基层生活最真实最生动；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纷纷来信来电话，谈感想，诉衷情，热情鼓励；《我的班长》孙祜的女儿们说，我们边读边掉泪，你对我父亲的了解超过了我们！喀什著名作家马树康，把《我的一九六九》的史料部分编入《喀什文史资料》。一位1949年参军学生、离休老干部电话中说，这是我在看到的写喀什地区“文革”最真实最深刻的一本书。《我的一九六九》中，他在邻近木华里的一个公社当书记。

一位老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说，你的书写得很好，很真实，尤其是对我们当年从北京到新疆兵团的生活写得很感人……

《大漠足音》里的散文，多数篇章都由我1964年至1969年经历的元素发酵而成。后来，又以我1969年以后的经历写了不少篇什，增强了纪实性。兵团著名女作家王伶任《绿洲》杂志主编期间，刊发了《烤鸭梦》、《清油》等。中新社兵团支社社长、《兵团新闻网》总编辑杨东，在兵团新闻网文学频道刊发了《图木舒克工宣队》、《我的教师生涯》、《此夜无月光》等一系列文章。点击率节节攀升，被许多网友转帖，有的评论很令我感动：“向屯垦戍边的黄埔子弟致敬！”有好朋友提议，把后来发表的这些纪实散文结集出版。

——于是，又有了《昆仑岁月》。

我曾经是农工、测工、统计员、司务长、教员、新闻干事、文联主席等，最终从史志岗位上退出人生舞台。从事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，让我明白：还历史的真面目，是有良心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共同追求和目标。而历史不但是伟人史，而且也应该是无数老百姓的心灵史。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此之谓也。但愿我的作品能够告诉后人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走过那个时代，更希望我没有辜负陆老师的预言。

我的幼年、少年、青年在昆仑山下度过，老年扑进了天山博格达峰的

怀抱。站在天山望昆仑，别是一番滋味：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”，“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”。

南宋辛弃疾年轻时指挥千军万马，卫国抗敌，老了发出的声音却是：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

眼望窗外，树叶金黄飘落——人生的秋天到了，我的《昆仑岁月》就要付梓。

我羡慕稼轩戎马倥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，更向往他“醉里挑灯看剑”光耀千秋的词章，深刻理解他老年的悲凉。但是，我感觉我的老年比他幸运、幸福、荣幸。

——伟人早就说过：换了人间。

2014年深秋 于乌鲁木齐

目 录

自 序 / 1

木华里纪事

1948: 雪域元旦 / 3

1964: 我的连队 / 5

1965: 拉拉玛荒原 / 10

1966: 十连北京上海支青 / 14

1966: 北京哥们儿来了 / 19

1968: 一去拉拉玛 赵二秋和上海妻子 / 29

1968: 兰州行 / 32

1970: 图木舒克刀郎人 / 58

1971: 清油 / 82

1972: 那条牛叫土葫芦 / 96

1972: 二去拉拉玛 高原和上海妻子 / 104

1973: 拉拉玛荒原 夜听《羊脂球》 / 110

1973: 四去拉拉玛 高副团长 / 115

1975: 我的教师生涯 / 120

1981: 此夜无月光 / 148

1982: 我的班长 / 155

喀什纪事

1987: 烤鸭梦 / 175

1988: 伽师印象 / 198

2006: 老父如歌 / 208

2013: 天国的父亲 巴里坤的夏天真美 / 240

附录 1: 一棵真诚真实而独立的树 / 246

——评陈平散文集《拓荒者》

附录 2: 一个人与他三十年的兵团史 / 250

——读陈平的纪实文学《大漠足音》

认识人自己 / 253

木华里纪事

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，
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。

——艾 青

1948：雪域元旦

在中国版图西部能看到最后一缕太阳余晖的地方，有个大清国设立的卡伦哨卡苏洪卡。新中国成立后哨卡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。

1946年初，国民党军第42军骑9旅骑兵团顶风冒雪，长途行军，从巴里坤越天山，经哈密，阿克苏，抵达喀什。一个骑兵连连部驻伽师，四个排



1964年初中毕业合影

轮换戍守苏洪卡。

1948年元旦，天山西头，雪峰皑皑，寒空瓷蓝，山鹰在琉璃般的天幕和玉雕般的冰峰间，腾跃翻飞，翱翔长啸，在万里长空刻画着黑色的圆舞曲。戍守中苏边境苏洪卡哨所的国民党42军骑9旅骑兵团的陈排长，喜闻佳音：远在200多里外的伽师县的妻子，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娃娃。他激动不已，士兵也纷纷道贺。兴之所至，端起机枪，向晴朗寒冷的天空鸣放。雪域高原，轰传良久。

他给儿子起名新元：新的元旦。

一个黄埔军人的后代降生在古西域这块土地上，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。

1964：我的连队

1964年10月，发生两件震惊世界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：赫鲁晓夫倒台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

我那年16岁，正是热血窜火苗的青春年华。新疆兵团农三师42团团部所在地木华里已通高音喇叭，用的电话线，尽管电流声啸叫，声音颤抖，但依然能激动人心。我竭力把心里那股沮丧阴冷的情绪压下去，竭力不去想为什么我第一流的成绩却被剥夺上高中的权利。我需要兴奋，需要强有力的心灵刺激。我必须拼命扯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，否则，我将在冰冷的沼泽中永远沉沦。

我兴奋地心里喊着“倒台”、“爆炸”，走路连蹦带跳，怀揣工资介绍信到园林连报到。介绍信上写着“学生工”，32.78元。我由学生变为军垦职工了。我并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多么艰辛和痛苦，也不知道走进这座熔炉给我一生的重大影响，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兴奋之时又听到李双江的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》，马玉涛的《马儿你慢些走》。尽管高音喇叭噪声刺耳，歌声变了调，但李双江、马玉涛增加了我年轻的兴奋和狂热。从此，我一辈子都深深喜欢这两首歌。我是在原子弹爆炸和这两首激情燃烧的歌曲中走进“革命熔炉”的。

像烧红的铁一下子浸在水中淬火，沸腾的热血遇到冷酷的现实。连队人们热烈议论着原子弹与赫鲁晓夫，根本不屑一顾又来了一个“学生工”。连长漫不经心看了看我的介绍信，喊来护林员老杨说，你带着他去林带砍四

根桩子搭张床。老杨叫杨顺清，是东北抗联老战士，九一八事变后，宁死不当亡国奴，到深山老林打游击。日本关东军强大兵力“围剿”，抗联退入苏联境内，横穿西伯利亚，九死一生，从巴克图进入新疆。他当过盛世才的兵，国民党的兵，一腔爱国热血未变。1949年“九二五”起义后成为兵团老军垦。西伯利亚的风雪留给他肺病后遗症，他不时发出微微喘息声。在他眼中连队林带就是大兴安岭的松林，一枝一叶都珍贵。他认真地查看一棵棵沙枣树，精心选了四根歪斜的枝子。告诉我粗的做床腿，细的横搭在上面，一张床的料够了。保管员给了我几十个钉子，我在连队院子里钉床板。没有人帮助我，也没人与我打招呼。原子弹爆炸激起的兴奋是扶摇九天的沙暴，我这个学生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沙子。

“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，
任凭风暴把我带到地角天涯……”

集体宿舍是低矮的干打垒房子。门是柳条编的，床上铺着干芦苇，一翻身吱嘎响。躺在床上看见屋顶上树枝缝隙中的星光，更有令人心惊的声音：甲壳虫沙沙作响，麻蛇子时跑时停。一天夜半，一条麻蛇子窜进我被子。先是小腿一凉一麻，一股电击感迅速传遍全身。我全身痉挛抽筋，惊叫着掀开被子拍抖。同屋的五个人惊醒了。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事，不惊不怪。外号石腿子的四川人叹口气说，没啥子大惊小怪的，以后遇到这种事莫慌，莫拍抖被子。越拍麻蛇子越乱跑，钻到屁眼儿就麻烦了。那虫虫喜欢亮光，你把腿抬起来把被子顶起来，对准窗口，虫虫自己就跑了。它并不喜欢人身上的臭汗味儿。果然是这样。后来，我多次遇到虫虫夜半钻被，再也不惊慌乱叫了。抬腿向光，客走主安。我只愁如何过得了冬天。我像林冲坐在草料场的破屋里围被而坐，却又想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没遇到过令人心悸的麻蛇子。

从此，我一辈子的梦中，时时出现破旧房子，废墟村落，黄昏冷雨，从未梦见过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也从未梦见鲜花。少年的记忆那么活跃，那么鲜亮，那么执着。人最不可能忘记童年的梦，最不可能违背儿时的追求向往。

“兵团三大怪，粗粮吃细粮卖，工资不发打牌牌，刮风下雨当礼拜（天）。”“上工一担肥，收工一担草，星期日不休息打沙枣。”这顺口溜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。天不亮，值班排长提着马灯一敲钟，再吼一嗓子起床！炸雷一般把睡得死沉的我惊醒。胡乱擦把脸，端起大碗直奔食堂。昏暗的马灯下，一张烟熏火燎的瘦脸，递给你一个苞谷馍一大勺南瓜糊糊，有时是一勺煮白菜帮子。如果运气好，你可以吃到一两片油炸辣皮子。那香味儿足可兴奋半日。到地里干了半天活儿，太阳才懒懒地爬出地平线，生生地望着我。太阳把热揣在怀里了。等了半日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。身上的汗是坎土曼抡出来的。那日头真难熬，低头挖坎土曼累了，抬头望日头才挪了半寸。累了拄着坎土曼歇口气，周班长一声喊“你们怎么又是三条腿！”我和邓良扑、吴正治常窃窃私语，俘虏兵向共产党讨好卖乖。周班长是解放战争的“解放兵”，说难听点就是俘虏兵。

古人有“望气”之说，就是一望人的神色气质就可判断出人的地位前途。连队的人一望而知是怎么样的来历和社会地位：排长以上的官儿，有老婆孩子住土块房的是1949年进疆老战士。其中说话粗鲁直来直去的是子弟兵，那气派是老子打天下坐天下；其中谦和中稍有傲气的是解放兵，气派是老子走路进疆没功劳也有苦劳。那些人到中年，善于观言察色老实听话的是原新疆国民党军“九二五”起义官兵。那些连长一喊应声如雷，跑得飞快的年轻人，多是1960年饥饿所迫进疆的自流人员。他们是主要劳动力。而那些满脸学生气喜欢高谈阔论的是农场子弟包括本人。

当然，这一切在两年后的“文革”风暴中全变了：子弟兵变成“彭德怀贺龙的兵”，解放兵变成“准残渣余孽”，自流人员变成身份不清的“流光蛋”，而农场子弟随着父辈或是“红五类”，或是“黑五类”。“革命造反派”扬言“复员军人掌大权，上海青年扛旗杆，流光蛋，靠边站，九二五，全滚蛋”。

正愁冬天咋过，又传来更阴冷的消息。全团集中劳力到十连挖拉拉玛大渠。我心里直抖：能受得了吗！挖一天坎土曼，浑身酸痛，一夜手指曲缩，早上要用力掰开一个个指头。听说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，挖大渠比

连队劳动更苦更累。我暗中祈祷连队领导念我尚属少年学生工，挑选人员时能饶了我。但念名字时还是有“陈平”。我心一颤一股凉气透彻肌骨，但我绝不能在母亲面前流露出丝毫胆怯，母亲已经为我承担了太多太多的痛苦。

初中毕业，我的成绩名列前茅，但在报考高中时被拒绝了。那时的高考是初中考高中。高考考场前摆了三张桌子：农一师高中、塔里木农大、中等师范。三个招考老师分别收考卷。我每门功课都头一个交卷。我填报考高中，交卷时三个台上人都冷漠地拒收我的卷子。当考卷落地时，沙沙的声音惊动全场考生：他们是从幼儿园与我一起长大的，他们知道我年年三好学生，唱歌指挥，还在话剧《年轻的一代》中扮演过“小不点儿”，也算学生明星吧。此时却报考无门，被打入另册。他们向我投来同情和怜悯的目光。

我被深深刺痛了。考卷落地的沙沙声在我稚嫩的心中狠狠划开惨痛的一刀。我从此认为，中国人被人同情是真正的悲剧。祥林嫂就是最生动的例子。受压迫的人听见脚下的呻吟，那是一种心理安慰：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。

母亲听说我交考卷时被主考官当场扔了卷子，除了痛苦和惊愕，最担心是我脑子受刺激。她坐着马车走了三天，赶到疏勒县前进中学，安慰我，给我买最好吃的东西，接我回木华里。

母亲对我说，人最重要的是聪明的健全的头脑。她经历过社会的剧烈变化。“九二五”起义时，她是骑兵团起义人员家属中唯一上过师范的，兰州女子师范毕业生。在解放军进疆部队军官家属中也绝无仅有。对一个知识女性来讲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太惨痛了。骑兵团团长戴效戎被枪毙，妻子一夜青丝成雪。十多年后她上高中的女儿到山沟沟里接受再教育，遭受污辱，神经癫狂跳下悬崖。骑兵团四个连长一个被枪决，三个被劳改。母亲说，有个被劳改的连长在开荒工地上，走到沙滩上拉屎。一蹲下猛然惨叫一声。大家吓一跳，跑过去一看，他蹲在一丛干枯的骆驼刺上。那人多么精干聪明，受了刺激脑子想不通，拉屎都不知道回头看一下。后来死于精神癫狂。

尽管30年后他们都被平反，但死的死了，疯的疯了，活着的也再没一点精气神。